

「家」的遐思

徐貽聰



二〇一七年春節剛過，以「耄耋」之年，隻身來到西半球的中部，真的走進了異國他鄉，離北京何止萬里之遙。抵達之後，突然想到「家」，想到家庭的成員，想到關於「家」的方方面面，而且滿腦子都是，長久盤旋，揮之不去。從事對外事務五十餘年，大半輩子多在世界各地漂泊，常以「四海為家」自詡、自勉，不知何以出現如此情景。是老了嗎？我在問自己。

我有好多「家」：我自己住的地方，我父母在世時住過、現在依然按照我的要求保留在那裏的房子，我的兒孫和弟妹們的居所，都被我視作「家」，因為我經常去這些地方，且多半無需打招呼，並在那裏感到親切、舒適、愜意。當然，我自己住的地方只有我是主人，更沒有必要同任何人商量進出的問題，自由往來，無拘無束。其實，我這次孤身一人，遠涉重洋，來到的地方也是我心目中的「家」之一，因為我的小兒子一家三口以及在求學中的我的大兒子的女兒都暫時居住在那裏，而且由於小兒子的工作和兩個孫女上學的關係，他們還要在那裏住上幾年。似乎，我沒有什麼理由會在這種時候讓滿腦子裝的盡是「家」。

「家」，有很多定義和詮釋。有的說「是父母在的地方」，有的說「是可以隨心所欲的場所」，還有許多其他的解釋。這些說法各有千秋，各含其理、其情。總之，我自己的感覺，「家」是讓人隨時感到親切、隨意、放鬆、作用重大，又能夠永誌難忘的地方。

辭典上說，「家」是「給人居住的房屋，有最愛的人，可以遮風擋雨、讓人感到溫暖的地方」。還說，「家」是個廣義詞，可以延伸，可以聯合。這個解釋應該是屬於傳統、科學的註釋，還形象化，為各方面所共同接受，我對之自然有同感。

在本文中，我想就「家」寫幾句話，但一不想說我的家有多大，因為再大，再豪華，它也只是沒有生命的建築；二不想說我的家是井井有條還是凌亂不堪，因為那只是整理的事情，無需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只想說的是我對「治家」的理解，是關於對如何使「家」發揮

其正常社會細胞作用的認識。無論是從廣義而論，還是就狹義來說，人人必定有家，人人也都需要有家。關於「家」的概念，是人必然都會有的，而且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對「家」懷有濃厚的感情和恆久的期盼，儘管「家」經常會出現人無法控制的變換、圓缺。

年輕的時候，我真的是以「四海為家」，覺得哪兒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家，隨遇而安，沒有太多的思考。還在幼年時代，因為戰爭的關係，曾兩度隨長輩離鄉背井，生活在戰亂以外的地方，加起來大約有四年時間；自從就讀初中，我就離開了家，沒有家人陪伴住在學校，大學時代更是遠離親人，孤身棲在他省；在投身外交工作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由於國家發展條件的限制，我還會「拋妻棄子」，隻身在國外的崗位上。當然，我從來沒有失去對家的概念，更沒有減少對親人的感情和思念。或許，類似的遠離家鄉，遠離家庭，還更增添了我對家的情感、認知和理解。

家是「加油站」，家是「避風港」，這是我數年前在所著書的序言中強調過的認識。以「家」為出發點，闖蕩世界，興旺事業，繁衍後代，休養生息；也以「家」為出發點，為國家、民族做出自己的不同、不等貢獻，保證社會的和諧發展並使之蒸蒸日上，則是我始終崇尚和堅持的原則。

按照時代的要求經營好「家」，應該是所有人、所有家庭的責任和義務。我有一個大家庭，父母分別於三年和六年前辭世後，我被大家庭的全體成員視為「家長」，——沒有投票表決，更沒有「全民公投」，被五十餘口人一致無例外地認可，依靠的是傳統，也有個人的表率 and 魅力成因——，負有從多方面「經營」這個家的責任，其他成員也給了我充分的信任和大膽管理的許可權。在和平的年代，如何按照文明的傳統和時代的要求管理好這個社會小細胞，避免出現某些國家那樣的支離破碎、分崩離析的家庭景況，可能是我近日在異鄉觸景聯想、不斷思考「家」的深層次原因。

關於「家」的地位、風氣、作用、影響，需要思考，更需要行動。眾少成多，所有家庭都朝着社會需要的方向行動了，文明必將更加強大，夢想自會成真。

讀點「養心」的書

李志遠



易中天說：「讀書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謀生的，一種是謀心的。謀生的書，你去看它，可以獲得利益，是有用的；謀心的書，是無用的，但可養心。現在很多很時髦的書，是養生書，但養生之道首在養心，心態不好不可能健康長壽。」

看來，不能不讀點「養心」的書。那麼，何為「養心」的書呢？總體說，當是文、史、哲方面的書。具體講，比如文學方面的詩歌、散文、小說等等，歷史方面的重大事記、名人傳記等等，哲學方面的辯證唯物論等等，都是「養心」之「妙藥」。系統地讀書當然好，而從報刊或網上零碎讀些篇章也有益。

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當讀到這些名言名句時，無論誰，都會程度不同地想到自己的差距，從而胸懷國家民族和人類命運，力爭走出個人患得患失的小天地。

一則關於「心是生命的根本」短文談到：「人之心胸，多欲則窄，寡欲則寬；人之心境，多欲則忙，寡欲則閒；人之心術，多欲則險，寡欲則平；人之心事，多欲則憂，寡欲則樂。」讀來不禁會想到，人的欲望太多太大，不免招致禍患，因此，自覺控制欲望，做到清心寡欲，方為正道。

有本人文雜誌有言：「不要羨慕別人的成功，那是犧牲了安逸換來的；不要羨慕別人的才華，那是不斷地學習換來的；不要羨慕別人的成熟，那是閱歷與滄桑換來的……」讀之，便可催人自新；不要嫉妒，而要欣賞，天上不會掉餡餅，別人的任何成就，都是付出了代

價的，當以平和之心，「見賢思齊」。有人愛生氣，且難以排解，久而久之，於人於己皆有害無益。但讀了作家畢淑敏的幾句話，可能就有霧消霾散、柳暗花明之感。她說：「你可以生氣，但不能讓它成為常態。你要做生氣的馬背上的好騎手。生氣的時候，拉緊繩繩，小步策馬，徐徐前進。讓火氣漸漸消弭於無形，讓理智重新把控局面。從此，做生氣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隸。」

愛因斯坦曾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許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他的這番辯證話，告誡我們德的重要性——不僅可以潤心，還是才的統領。進而想想，有德就有仁，而「仁者壽」。德從何來？讀「養心」的書，應是重要途徑之一。

近些年，圍繞健康長壽問題，到底吃什麼好、不吃什麼好，喝什麼好、不喝什麼好，多運動好、還是少運動好，等等，有些養生書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抵牾，弄得人們無所適從。好在，有智者著文稱，經過各方對長壽者的調查，結論是，沒有普遍適用的規律。並以北大哲學系長壽教授馮友蘭、梁漱溟、張岱年等為例說明問題，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末了提出「大道無道，順其自然」，適度就好。這一見解，得到眾多人的認可。應當說，這個共識，也是讀「養心」書的結晶。

「養心」即「養腦」，腦是司令部，統領和影響着全身的各個器官。有個正能量的司令部，眼界寬，心曠達，一如「強將手下無弱兵」，各器官生龍活虎、正常運轉，人自然就會健康長壽。可見，讀「養心」書對健康長壽的意義，不可小覷。

其實，讀「養心」書的意義，還遠不止於此。不過，那須另當別論。



每次從美國回無錫，父母總要帶我去蘇州「吃好吃的」。其實我們未必就那麼貪嘴。父親老家蘇州，蘇州之行一來是為成全他的懷舊之思。再者，現在交通方便，坐高鐵簡易快速，適合休閒一日遊。而每到蘇州，去「同得興」吃麵是我們的傳統節目。

這家麵館上過央視的美食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儘管只供應蘇式湯麵等大眾餐飲，依舊客似雲來。我們到時正值飯點，周圍的老吃客、慕名而來的外地遊客把店裏裏擠得水泄不通。櫃檯上貼着字條，提醒顧客：「請先想好要紅湯還是白湯以及什麼澆頭」，點餐時營業員一個勁催我們加快速度，後面顧客已排好了長隊。吃飯搞得像打仗一樣，不免壞人興致。我們點了燜肉麵、瀆鴨麵、素三絲、瀆汁麵筋。燜肉太老，瀆汁麵筋冷而無味，素三絲又嫌油膩。湯頭滋味還不錯，麵條也筋道，但父親抱怨湯水不如從前了。

回到無錫，又和初中同學去吃「劉錫安大師奧灶麵」。這是個連鎖品牌，上海、江陰、泰州等地都有店家。偶然看到本地媒體的美食記者發微信推薦「無錫十二碗麵」，即十二家特色麵館，一看其中有「奧灶麵」，我心生好奇。奧灶麵號稱「中國十大麵條」之一，源出江蘇昆山，屬蘇式麵，特別以紅油爆魚麵和白湯瀆鴨麵出名。奧灶麵講究「五熱一體，小料沖湯」。「五熱」指碗熱、湯熱、油熱、澆頭熱。「小料沖湯」指不用大鍋煮湯，而是「看客下麵」，現用現汗。據說即便是數九寒天，吃了也會渾身冒汗。正是二〇一六年底最冷的時節，和三位老同學一提，大家都有興趣，於是約定在麵館見面。

麵館在一個很大的居民社區附近，兩開門面。紅底門楣上寫着「奧灶面館」幾個白



或許是年齡大了，過年的感覺也鈍了，有時候過年倒像是一個需要完成的任務，變成了一種負擔，全不似

小時候過年那般快樂。

小時候在姥姥家過年，總要自己製作手提燈籠。東北農村的冬天寒風凜冽，紙燈籠經不住風吹，孩子們就找一個玻璃的罐頭瓶代替，在瓶底正中黏上一截短短的蠟燭，瓶口處用繩子繫起來再用棍子拴好，這樣一個簡易的燈籠就做好了，既防風又透明，漆黑的院子頓時就變得紅彤彤的。

姥姥家的院子是由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屋和一個坐東朝西的廂房組成的。姥姥和姥爺住在正房裏，一進屋就是一個廳堂，廳堂中央放着一口大水缸，水面上總是漂着一個葫蘆瓢，那是用大葫蘆切開一半做成的，用來盛水的工具。廳堂的左右各有一個灶台，分別有兩口大鍋，鍋蓋是木頭做的。姥姥的住屋也有二三十平方米大小，南北各有一鋪大炕，只留下中間一個一米多寬的過道。家人住在南面炕上，這個炕就與廳堂裏的大鍋灶相連，每天做飯的時候，就順便把炕燒熱了，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被窩熱乎乎的。

過年的時候，北面炕的間壁牆上就會新換幾張招貼畫，記得那些招貼畫畫的是東北的野生動物，有狍子、狍子、貂什麼的，我記得有一種狸貓畫得特別漂亮。除了大幅招貼畫，牆上還貼了很多煙盒紙，「洋煙」就是現在的煙捲，那時候東北農村常見的是「旱煙」，就是那種把煙葉子搓碎，再用紙捲起來的自製煙捲。姥爺是鎮供銷社的經理，偶爾有洋煙抽。剩下的煙盒紙貼在牆上，花花綠綠，十分好看。

姥爺家在內蒙古東部一個依山傍水的小鎮，名字叫哈拉蘇，係蒙古語，意為黑



吃餃子是北方過年必不可少的一項習俗 資料圖片

兩碗麵

純上

色大字，「館」用的是繁體「館」，「麵」卻是簡體的「面」，右邊還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行小字。門框上一副金字對聯：「一曲水磨腔玉出昆岡，百年奧灶麵名揚天下」，中間金字招牌「百年奧灶麵」，落款「程十髮」。昆山市有玉峰山。對聯將奧灶麵和崑曲兩大當地特產結合在一起，還一語雙關，既寫實點出玉峰之名，又用李賀詩句「昆山玉碎鳳凰叫」的典故形容崑曲之美，倒也對景。

店裏左右靠牆各放了三四張方桌，最深處是取麵窗口，用玻璃將店堂和廚房隔開。我們到時座無虛席，看樣子都是附近的居民或打工者。幸好兩位老同學先到，佔好了座位。進門左手是櫃檯，牆上懸掛三排水牌：第一排標明光麵和各色澆頭、小炒的價格，第二排介紹餛飩、炒飯、羅宋麵等其他點心的價格，第三排則推薦各種蓋澆飯。價位大眾，光麵一碗五元，澆頭如燜肉、爆魚要價七元，素雞三元，雞蛋二元。小炒稍貴，從十幾元的魚香肉絲到四五十元的炒蝦仁不等。負責點餐的服務員聽口音是北方人。問她是否有瀆鴨澆頭，她說只有鹽水鴨。於是，我們點了四碗光麵，三份爆魚、一份燜肉澆頭，又叫了小份爆炒肥腸和大份本地老式菜



紅油爆魚麵（左）和白湯瀆鴨麵是奧灶麵中最富盛名的兩碗麵 資料圖片

北方年趣

勁松

水（清澈）之意。小鎮地處大興安嶺南麓，是舊時中東鐵路（濱州線）上的一個小站。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這裏來過俄羅斯人、日本人，姥姥叫他們「老毛子」、「小日本」，姥姥生性開朗，喜歡結交朋友，跟這些「老毛子」、「小日本」也學了些基本的會話。記得她家裏掛着一幅俄羅斯油畫，桌上還有一台老式座鐘，一尺多高，金黃鏗亮的，這鐘做工非常精細，每逢整點就「噹噹噹」地響。這些洋玩意是姥姥拿東西跟那些「老毛子」、「小日本」換來的。

每逢過年，乞討者就特別多，小孩子見到這樣的乞討者，就叫他們「要飯的」，可能因為他們幾乎討不到錢，只是討一口飯吃。只要有來人要飯，姥姥就一定會把人請進院子，給口水喝，臨走還要給人家手裏塞上幾個白麵大饅頭，或是一茶缸米。每次姥姥都要問人家從哪裏來，是不是從「關里家」來的？受了什麼苦？人家說到傷心處，她還要陪著一起落淚。姥姥是個小腳女人，走起路來左右一搖一擺的。姥姥是山東榮成人，二十歲出頭她抱着我媽媽，跟着姥爺闖關東，從「關里家」千里迢迢來到東北，在東北一住就是六十多年，從沒有回過山東老家，但是口音卻一點沒變。她總是說，自己吃過苦，知道討飯人的不容易。

我那時候的玩伴是姥爺家房客的兒子，跟我年齡相仿。他們家住廂房裏。這家姓王，有三個兒子，分別叫大龍、二龍和三龍。三個兒子裏，大龍最精明，鬼點子多。有一年過年，他叫我到一旁說，你敢不敢用舌頭舔一下這個插門的鐵棍？他家的大門不上鎖，只用一個鐵棍插上。數九寒天，鐵棍凍得冰涼，好像在冒煙。我真的就伸出舌頭舔了一下，結果舌頭黏在了冰涼的鐵棍上，活活撕下了一塊皮，熱辣辣的難受。過年看着別人吃美味，自己的舌頭卻疼得什麼都不敢吃，那感

覺真是終身難忘，而這個壞小子自然挨了一頓揍。

上學後我回到了城裏，我家孩子多，過年準備的東西就特別多。記得媽媽總是要準備兩大袋子的饅頭，放在外面倉房裏凍着。那時候小孩子哪裏有什麼零食吃？能啃上一個凍饅頭就是超級美味了。我們五姐妹總是惦記倉房裏的凍饅頭，每當夜深人靜，爸爸巡邏查過人頭並囑咐我們關燈睡覺之後，我們先是假寐，然後就會派小妹悄悄去偷饅頭，倉房裏真冷啊，那也擋不住我們的饑。凍饅頭啃上一口，就會留下一排牙印，含在嘴裏卻有一股麥香和甜味。等到媽媽發現的時候，就剩下半袋子饅頭了。倉房裏凍著的還有黑不溜秋的凍梨，金黃的黏豆包。如果有糖果，那媽媽一定要費好大的心思藏起來，留到正月初一人家來拜年的時候，像變戲法似的拿出來。

過年更重要的儀式是全家包餃子。過了小年就要包凍餃子。這是一項大工程，餃子餡用大號飯盆調好，通常不是酸菜豬肉的，就是芹菜豬肉的。全家人圍在一起包餃子是最熱鬧的時候，餃子包好了就擺在麥秸做的蓋布上，我因為年齡小，只能討個擺餃子的活兒，幾十、上百個餃子就像士兵一樣，乖乖地聽指揮，排成整齊的隊列。餃子碼好了，大人就會小心翼翼地雙手托着蓋布放到室外去冰凍，等到完全凍實了，就小心地一個個地拿下來，放到袋子裏盛着。冰凍之後的餃子，一個個硬硬的，放在一起梆梆作響。等到正月裏，再拿出來煮凍餃子吃。

我結婚以後住在單位宿舍的筒子樓裏，哈爾濱的冬天是要封窗的，就是用紙把窗縫糊上，為的是保暖，只留下一個一尺見方的小窗戶可以打開透氣。當時家裏沒有冰箱，要凍東西只能靠天。記得一九九四年的春節，我挺着七個月的孕肚，和老公一起包了餃子，準備凍起來過年吃。怎麼把餃子放到窗戶外面的陽台上呢？老公找了一個小蓋布，碼齊了二十幾個餃子，小心翼翼地從小窗戶伸出手去，沒抖到外面天寒地凍，加上心情緊張，手一抖，一蓋布餃子悄無聲息地掉落在陽台的雪地裏，泥牛入海般的影子都不見，白白忙乎了半天！我倆忍不住哈哈大笑，忘了包餃子的辛苦。

一年又一年，轉眼半輩子，那些過年的往事卻一直留在心底，偶爾拾起，感慨萬千：年味裏面沉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親情，經年累月的傳遞，讓親情煉成人生溫暖的底色。